



巴黎景点见闻 中国游客：法轮功永存

【明慧网】七月中旬的法国首都巴黎，阳光灿烂，朵朵白云飘浮在蓝色的天空中。从欧洲各地来到巴黎参加“七二零”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十六周年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在游行集会后，又分散到不同的旅游景点，向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传播法轮功的真相。

欧洲法轮功学员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八日在巴黎举行大游行呼吁了解真相、制止中共迫害

从艾菲尔铁塔到 La-Fayette (拉法叶特) 的商店，一群群从中国来的游客，有的阅读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有的认真聆听播放法轮功

真相的广播，还有的询问法轮功学员自己所困惑的问题。下面阐述的就是发生在景点的几个小故事：

一位山东来的中年男子，看上去像个县领导，他刚刚来到 La-Fayette 商店门前听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后，就说：你们在家炼就行了，何苦出来参与“政治”。他并告诉学员，他的邻居和有的好朋友都炼法轮功，所以他知道法轮功好，但他有些不明白法轮功学员为何上中南海（指：“四·二五万名法轮功学员中南海上访事件”）。学员跟他讲述了事件的过程：当初是天津警察无故抓捕法轮功学员后，法轮功学员到警察局要人，他们让大法

弟子上北京上访，这一系列都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精心策划，要构陷法轮功，从而进行迫害的导火线。学员告诉他，如果中共不迫害法轮功，不活摘大法弟子器官，不是虐杀几百万的法轮功学员，我们就不用站在这里给你们讲真相。

这位游客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两次后就用‘至诚’做了三退后，又再次来到学员面前，用神秘的口气问：哎，我想知道你们法轮功师父到底是个什么人哪？学员告诉他赶快回去认真阅读《转法轮》就会明白了。那位游客回答道：是，我回去后一定好好看看，弄清楚。说完后，他高兴地离开了。

法轮功永存

还有一位游客听了法轮功的真相，并听到学员说，现在全球诉江状在一个多月内已经达到了八万多件，江泽民是首恶，他被指控犯下“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还没等学员说完，这位游客马上说：“你们可得坚持啊，江××兔子尾巴长不了，他就应该上法庭，早就应该审判他，枪毙了它才好呢。你们看基督教几百年不衰，法轮功一定永存。”

这位游客离去后，过了一会又跑回来对学员说：“我再补充一下：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胜利在望，法轮功永存。”他并作了三退。离开时，他一再重复着：法轮功永存，法轮功永存！◇

所长的宗旨：就是不给法轮功找麻烦

【明慧网】前些年，某乡派出所新调来一位所长，上任一年多了，多次接到对法轮功学员的恶意举报，他每次都去，但是从没抓人。

后来，他又接到对某一位法轮功学员的恶意举报，听后他开车直接来到这位法轮功学员家，进屋就对这位学员说：“我这是第一次来你家，可我认识你，因以前有人告过你，我开车去了，车就停在你附近，我看见你在贴、在发（东西），但我都当没看见，等你贴完了，发完了，我也完成任务回所了。今天，我来你家是想和你交个朋友，同时也告诉你，这是我第一次来你家，也是我最后一次来你家，让你放心。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做

吗？因为我知道你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所以我有一条宗旨：就是不给法轮功找麻烦。”

有道是：“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举意已先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在千载不遇的大法弘传之时，每个人的善恶表现，都被上天一点一滴的记录着，善待大法，保护法轮功学员，维护自己的良知，就是在给自己造福。◇



遭迫害流离失所 河北涿州韩玉红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河北省涿州市百尺竿镇泗各庄村农民韩玉红，一九九八年与父母一同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重获健康。江泽民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她与丈夫两家人都遭骚扰迫害，造成他们夫妻二人有家难回，老人、孩子担惊受怕，在恐慌之中度日。现在，韩玉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韩玉红自述修炼大法后的情况：

我叫韩玉红，在修炼大法之前，身体受过重伤，当时卧床不起，尾椎骨四节错位，前胸、后背的骨骼都受了伤，最后整个人骨瘦如柴，身体越来越弱。二十四岁的我，眼看就要死在家里，得法后十四天我就奇迹般的站起来到处走，还能帮妈妈干点家务，邻居们都看到了我的好转。

我父亲韩宝贵，曾被房山公安局诬陷为杀人嫌疑犯，被他们骗走后迫害导致得了精神分裂症。得法轮大法后，精神病好了，身体健康了。公安部的人到家里查案，父亲说：“你告诉他们迫害我的人，就说这四十多万赔偿费我不要了，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要钱也是为了治病，我病好了，我现在学大法全好了，我也不怨他们，也不会让他们承担法律责任。”

我母亲赵淑珍，浑身是病，两腿长期浮肿，流鼻血。学法轮大法后，无病一身轻。

韩玉红在控告书中自述被迫害的情况：

突然间电视台抹黑法轮大法，说大法是×教，我住在百尺竿乡，把乡里所有炼法轮功的人都叫到泗各庄（我村）小学校里，询问，要求写出所有炼法轮功的人，从哪里学的，把姓名、地址、电话记录下来交给他们。我妈妈是在打官司时一个好心人给她的一本书，说这本书能治病，什么病都能治，我们全家都学好了。许多人都是看到我们全家病好了，跟我们学的。然后乡

里就把我家当成重点。非法骚扰、抓捕、迫害，家里从此没有了安宁。

我在家里没有了修炼环境，为了想跟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说一句公道话（法轮功是正确的，法轮功是正法，我们师父是清白的。我没见过师父本人，只是学了学师父写的书，我们全家人的病就都好了，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我去北京上访，当时信访办的人给我登了记，但是后来一直没有音信。我又连着去北京三次，结果被涿州当地政府“610”劫持回去。不但没解决问题，还把我劳教三年。他们还骗两个同修在定我的劳教书上签字（陷害我）。由于一路辗转在保定劳教所和高阳劳教所之间，又惊又怕，身体不适我吐血不止，劳教所给涿州“610”打电话让家人把我接回家。

自大法受迫害起，我被非法拘留三次，共45天，罚款四百元，非法关押在看守所45天，被戴上“狗套子”重铐。十天后放下，我当场跌倒，不能走路，后来又被戴上直到被劳教。

我父亲去北京说句公道话：法轮大法好，我师父是好人。他也被抓回后拘留十五天。后来又三次被非法洗脑。第一次九天，第二次三天，第三次两个月，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父亲的牙被乡政府里的人打嘴巴打得全部脱落。

母亲赵淑珍在家，我上访回来，乡长马天星就把母亲也抓去和我一起拘留，共拘留了两次，共三十天。非法洗脑三次，一次九天，二次三天，三次两个月，被公安、“610”无故抓捕在公安局拘禁一天，乡长马天星从家中把我和母亲抓走，在乡办公室拘禁三天。乡里派出所的苏东用乒乓球拍把儿给母亲的牙齿打得都脱落了。马天星还把母亲和一李姓的老太太一块儿抓到乡里，用手铐把她俩铐到床上一天一宿。他们还把我两个弟弟抓到乡里迫害，迫害得他们很抑郁，没有往日的活泼，大弟弟整整一个月不与家人说话。

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三年，我从劳教所出来后，公安局、“610”和乡

里还继续迫害我，而且到亲戚朋友家抓捕我，还下了通缉令，亲戚朋友也不敢收留我。我为了躲避这种迫害，就不进家，流离在外。

二零零三年，我结婚到涿水县王各庄乡赵各庄村乔景海家，他家也是修法轮大法后百病全消了。涿水“610”、公安局不要我的户口，涿州公安局、“610”和乡里都找我娘家父母让我把户口迁走，几次骚扰。涿水“610”与涿州“610”串谋把我的家给抄了。复印机一台还有其他物品折合人民币八千多元，把我丈夫乔景海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40多天。丈夫绝食绝水抗议，最后骨瘦如柴，奄奄一息，他们才让村里大队和亲人写了保证把他抬回来。为了躲避这场没有人性的迫害，我和丈夫只得流离失所，在外一直不敢回家。

二零零六年公公和婆婆还有大儿子在家生活，涿水县“610”、公安局找不到我和丈夫，就要把公公婆婆抓去迫害，吓得公公婆婆和孩子都拉肚子，脸色惨白，骨瘦如柴。我把三个人从村里接出去，从此我们全家都流离在外。涿水“610”王福财、公安局戴春杰带着一群警察把我们两个院子给砸了，场面十分狼藉，惨不忍睹，乡亲们都见证了。大姑姑乔景红和姐夫李艳青去涿水公安局立案。公安局说是“610”干的，不给立案。

二零零七年，公婆回家种地，把家里门窗玻璃安好，没想到他们又几次骚扰，找我和丈夫的下落。在长期的这种无休止的无人性的迫害下，婆婆实在承受不住这种有形无形的压力和打击，被迫害成脑瘀血去世了。一直到现在我们全家都流离在外不敢进家。

我的两个孩子都十多岁了，至今还没户口，上学只能是个旁听生。后来公公去涿水县王村乡找过也没音信。◇

